

清·曹庭蘭
增訂

學海類編

6

(清)曹溶輯 陶樾增訂

學海彙編

第六冊

廣陵書社
中國·揚州

第六冊目錄

藝圃擷餘	明·王世懋	二九六一
存餘堂詩話	明·朱承爵	二九六九
夷白齋詩話	明·顧元慶	二九七五
顧曲雜言	明·沈德符	二九八二
余山詩話	明·陳繼儒	二九九一
玉笥詩談	明·朱孟震	三〇一二
續玉笥詩談	明·朱孟震	三〇四一
棗林藝簣	明·談遷	三〇五八
聲韻叢說	明·毛先舒	三〇七六
唐詩談叢	明·胡震亨	三〇八四
恬致堂詩話	明·李日華	三二〇九
師友詩傳錄	清·王士正等	三二四一
詞統源流	清·彭孫遹	三二五三
詞藻	清·彭孫遹	三二六六
漫堂說詩	清·宋犖	三二九八
詞壇紀事	清·李良年	三三〇三
詞家辨證	清·李良年	三三五〇

論學三說 清·黃與堅

三二六〇

四六金針

清·陳維崧

三二六一

南州草堂詞話

清·徐鉉

三二七一

集唐要法 清·郎廷極

三二九三

集餘四 記述

封氏聞見記 唐·封演

三二九七

劉賓客嘉話錄 唐·韋絢

三三三七

幽閒鼓吹 唐·張固

三三五二

灌畦暇語 唐·無名氏

三三五七

北窗炙輶錄 宋·施彥執

三三七一

宋景文筆記 宋·宋祁

三四〇二

珩璜新論 宋·孔平仲

三四一五

明道雜志 宋·張耒

三四五〇

續明道雜志 宋·張耒

三四五九

西窗瑣錄 宋·孫宗鑑

三四六八

鐵圍山叢談

宋·蔡絛

三四七一

蒙齋筆談

宋·鄭景璧

三五四二

碧湖雜記

宋·無名氏

三五四六

昨夢錄	宋·康與之	三五四九
高齋漫錄	宋·曾慥	三五五五
蘆浦筆記	宋·劉昌詩	三五五七
南窗紀談	宋·無名氏	三五九二

明 吳郡王世懋 著

詩四始之體惟頌專爲郊廟頌述功德而作其他率因

觸物比類宣其性情恍惚游衍往往無定以故說詩

者人自爲見若孟子苟卿之徒及漢韓嬰劉向等或

因事傳會或旁解曲引而春秋時王公大夫賦詩以

昭儉汰亦各以其意爲之蓋詩之來固如此後世惟

十九首猶存此意使人擊節詠歎而未能盡究指歸

次則阮公詠懷亦自深於寄托潘陸而後雖爲四言

學海類編 八 藝圃擷餘

一 文詞

詩聯比率合蕩然無情蓋至於今錢送投贈之作七言四韻援引故事麗以姓名象以品地而拘牽極矣豈所謂詩之極變乎故余謂十九首五言之詩經也潘陸而後四言之排律也當以質之識者

學海類編 九

藝圃擷餘

二 文詞

唐正以有豪傑數輩得使事三昧耳第恐二十年後必有厭而掃除者則其濫觴末弩爲之也

作古詩先須辨體無論兩漢難至苦心模倣時隔一塵

卽爲建安不可墮落六朝一語爲三謝縱極排麗不

可雜入唐音小詩欲作老杜便應全

用其體第不可羊質虎皮虎頭蛇尾詞曲家非當家

本色雖麗語博學無用况此道乎

詩有古人所不忌而今人以爲病者摘瑕者因而酷病

靈運出而易辭莊語無所不爲用矣剪裁之妙千古

既知是瑕不妨併去如太史公蔓辭累句常多班孟堅洗削殆盡非謂班勝於司馬顧在班分量宜爾今以古人詩病後人宜避者略具數條以見其餘如有重韻者若任彥昇哭范僕射一詩三歷情字老杜排律亦時誤有重韻有重字者若沈雲卿天長地闊之三何至王摩詰尤多若慕雲空磧王鞞角弓二馬俱壓在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青菰臨水映白島向山翻青白重出此皆是失點檢處必不可借以自文也又如風雲雷雨有二聯中接用者一二三四有

學海類編

藝圃摘要

三 文詞

八句中六見者今可以爲法邪此等病盛唐常有之獨老杜最少蓋其詩卽景後必下意也又其最隱者如雲卿嵩山石淙前聯云行漏香爐次聯云神鼎帝壺俱壓末字峯嘉州雲隨馬雨洗兵花迎蓋柳拂旌四言一法摩詰獨坐悲雙鬢白髮終難變語異意重九成宮遲暑三四衣上鏡中五六林下巖前在彼正自不覺今用之能無受人揶揄至於失嚴之句摩詰嘉州特多殊不妨其美然就至美中亦覺有微缺陷如吾人不能運便自誦不流暢不爲可也至於首句

出韻晚唐作仍宋人濫觴尤不可學六臣註文選極鄙繆無足道乃至王導謝元同時而拒持堅諸如此類不少惟李善註旁引諸家句字必有援據大資博雅然亦有牽合古書而不究章旨如曹顏遠思友入詩清陽未可俟善引詩以爲清陽婉兮人之眉目閒也然於章法句法通未體貼其詩本言霖潦元陰與歐陽子別句朔而思之甚故曰褰裳以應潦也清陽未可俟猶曰河清難俟耳蓋以清陽反霖潦元陰也其意自指日出或卽青陽而誤加三點如上褰裳誤

學海類編

藝圃摘要

四 文詞

作寒裳字耳何必泥毛詩清陽令句不可解耶又如晨風之訓爲鳳而李陵晨風自從風解翠微者山半也古詩亦有別用者豈可盡泥

唐律由初而盛而中由中而晚時代聲調故自必不可少亦有初而逗盛而逗中而逗晚者何則逗者變之漸也非逗故無絲變如四詩之有雙風雙雅便是漸變遠祖子美七言律之有拗體其猶變風變雅乎唐律之由盛而中極是盛衰之介然王維錢起實相倡酬子美全集半是大歷以後其間逗漏

實有可言聊指一二如右丞明到衡山篇嘉州函谷
磻溪句隱隱錢劉盧李閒矣至於大歷十才子其間
豈無盛唐之句蓋聲氣猶未相隔也學者固當嚴於
格調然必謂盛唐人無一語落中中唐人無一語入
盛則亦固哉其言詩矣

少陵故多變態其詩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
麗句有險句有拙句有累句後世別爲大家特高於
盛唐者以其有深句雄句老句也而終不失爲盛唐
者以其有秀句麗句也輕淺子弟往往有薄之者則
老獨得處故不足難之獨拙累之句吾不能爲掩瑕
雖然更千百世無能勝之者何要曰無露句耳其意
何嘗不自高自任然其詩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
知曰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溫然其辭而隱然言
外何嘗有所謂存道主盟代興哉自少陵退漏此趣
而大智大力者發揮畢盡至使吠聲之徒羣肆搏刺
遐哉唐音永不可復噫嘻慎之

律詩句有必不可入古者古詩字有必不可爲律者然

惟多熟古詩未有能以律詩高天下者也初學輩不知苦惱往往謂五言古詩易就率爾成篇因自詫好古薄後世律不爲不知律尙不工豈能工古徒爲兩失而已詞人拈筆成律如左右逢源一遇古體竟日吟哦常恐失卻本相樂府兩字到老搖手不敢輕道

李西涯楊鐵崖都會作過何嘗是來

唐人無五言古就中有酷似樂府語而不傷氣骨者得杜工部四語曰免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不必其調云何而直是見道者得王

學海類編 八 藝圃類餘 五 文詞
以其有險句拙句累句也不知其愈險愈老正是此
老獨得處故不足難之獨拙累之句吾不能爲掩瑕
黃屋如喬林

太白遠別離篇意最參錯難解小時誦之都不能尋意
緒范得機高廷禮勉作解事語了與詩意無關細繹
之始得作者意其太白晚年之作邪先是肅宗卽位
靈武元宗不得已稱上皇迎歸大內又爲李輔國劫
而幽之太白憂憤而作此詩因今度古將謂堯舜事
亦有可疑曰堯舜禪禹罪肅宗也曰龍魚鼠虎誅輔
國也故隱其辭托與英皇而以遠別離名篇風人之

體善刺欲言之無罪耳然幽囚野死則已露本相矣

古來原有此種傳奇議論曹丕下壇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太白故非創語試以此意尋次讀之自當手

舞足蹈李子鱣七言律俊潔響亮余兄極推讚之海內爲詩者爭事剽竊紛紛刻鷺至使人厭余謂學于

鱣不如學老杜學老杜尚不如學盛唐何者老杜結

構自爲一家音盛唐散漫無宗人各自以意象聲響得之政如韓柳之文何有不從左史來者彼學而成

爲韓爲柳吾卻又從韓柳學便落一塵矣輕薄子遽

學海類編 二八 藝圃擇餘 七 文詞

笑韓柳非古與夫一字一語必步趨二家者皆非也今人作詩多從中對聯起往往得聯多而韻不協勢既

不能易韻以就我又不忍以長物棄之因就一題衍

爲眾律然聯雖旁出意盡聯中而起結之意每苦無

餘於是別生枝節而傳會或卽一意以支吾掣衿露

肘浩博之士猶然架屋疊牀貧儉之才彌奢所以秋

興入首寥寥難繼不其然乎每每思之未得其解忽悟少陵諸作多有漫興時於篇中取題憲興不局豈

非柏梁之餘材料爲別館武昌之剩竹貯作船釘英

雄欺人頗窺伎倆有識之士能無取裁

談藝者有謂七言律一句不可兩入故事一篇中不可重犯故事此病犯者故少能拈出亦見精嚴然吾以

爲皆非妙悟也作詩到精神傳處隨分自佳下得不覺痕迹縱使一句兩入兩句重犯亦自無傷如太白

峨眉山月歌四句入地名者五然古今日爲絕唱殊不厭重蜂腰鶴膝雙聳疊韻休文三尺法也古今犯

者不少甯盡被汰邪

于鱣選唐七言絕句取王龍標秦時明月漢時關爲第

學海類編 二八 藝圃擇餘 八 文詞

一以語人多不服于鱣不止擊節秦時明月四字耳必欲歷卷還當於王翰葡萄美酒王之渙黃河遠上

二詩求之

晚唐詩萎弱無足言獨七言絕句膾炙人口其妙至欲

勝盛唐愚謂絕句覺妙正是晚唐未妙處其勝盛唐乃其所以不及盛唐也絕句之源出於樂府貴有風

人之致其聲可歌其趣在有意無意之間使人莫可捉著盛唐惟青蓮龍標二家詣極李更自然故居王

上晚唐快心露骨便非本色議論高處唐宋詩之徑

聲調卑處開大石之門

今世五尺之童纔拈聲律便能薄棄晚唐白傳初盛有稱大歷而下色便赧然使誦其詩果爲初邪盛邪中邪晚邪大都取法固當上宗論詩亦莫輕道詩必自運而後可以辨體詩必成家而後可以言格晚唐詩人如溫庭筠之才許渾之致見豈五尺之童下直風會使然耳覽者悲其衰運可也故予謂今之作者但須真才實學本性求情且莫理論格調

李頑七言律最響亮整肅忽於遠公遜述詩第二句下

學海類編

八

藝圃摘餘

九 文詞

一拗體餘七句皆平正一不合也開山二字最不古二不合也開山幽居文理不接三不合也重上一山字四不合也余謂必有誤苦思得之曰必開士也易一字而對仗流轉盡祛四失矣余兄大喜遂以書藝苑卮言余後觀郎士元詩云高僧本姓竺開士舊名林乃元鑿用頑詩益以自信

詩稱發端之妙者謝亘城而後王右丞一人而已郎士

元詩起句云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合掌可笑高仲武乃云昔人謂謝眺工於發端比之於今有慚阻

矣若謂出於譏戲何得入選果謂發端工乎謝宣城

地下當爲撫掌大笑

崔郎中作黃鵠樓詩青蓮短氣後題鳳凰臺古今目爲勍敵識者謂前六句不能當結語深悲慷慨差足勝耳然余意更有不然無論中二聯不能及卽結語亦大有辨言詩須道與比賦如日暮鄉關興而賦也浮雲蔽日比而賦也以此思之使人愁三字雖同孰爲當乎日暮鄉關烟波江上本無指著登臨者自生愁耳故曰使人愁烟波使之愁也浮雲蔽日長安不見

學海類編

八

藝圃摘餘

十 文詞

逐客自應愁甯須使之青蓮才情標映萬載甯以余言重輕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竊以爲此詩不逮非一端也如有罪我者則不敢辭

常徵君贈王龍標詩有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之句膾炙人口然王子安詠風詩云日落山水靜爲君起松聲則已先標此義矣二詩句雅堪作配未易優劣

錢員外詩長信宜春句於晴雪妙極形容膾炙人口其源得之初唐然從初竟落中唐了不與盛唐相關何

者愈巧則愈遠

杜必簡性好矜誕至欲衡官居宋然詩自佳華於子昂

質於沈宋一代作家也流芳未泯乃有杜陵鬯其家

風盛哉然布衣老大許身稷契屈宋又不足言矣

一日偶誦賈島桑乾絕句見謝枋得註云旅寓十年交

游歡愛與故鄉無異一旦別去豈能無情渡桑乾而

望并州反以爲故鄉也不覺大笑拈以問玉山程生

曰詩如此解否程生曰向如此解余謂此島自思鄉

作何曾與并州有情其意恨久客并州遠隔故鄉今

學海類編 八 藝圃拾餘 士 文詞

非惟不能歸反北渡桑乾還望并州又是故鄉矣并

州且不得住何況得歸咸陽此島意也謝註有分毫

相似否程始歎賞以爲聞所未聞不知向日聽夢中

語耳

古人云秀色若可餐余謂此言惟毛嬌西施昭君太真

曹植謝眺李白王維可以當之而司馬長卿夫婦各

擅尤以爲難至于平原清河急難竝秀飛燕合德雙

生雙絕亦各際其盛矣近世無絕代佳人詩人乃似

不乏

詩有必不能廢者雖眾體未備而獨擅一家之長如孟

浩然逃洮易盡止以五言傳永千載豈稱王孟我明

其徐昌穀高子業乎二君詩大不同而皆巧於用短

徐能以高韻勝有蟬蛻軒舉之風高能以深情勝有

秋閨愁婦之態更千百年李何尚有廢興二君必無

絕響所謂成一家言斷在君采雅欽之上庭實而下

益無論矣

高在迎才情有餘使生宏正李何之閒絕塵破的未知

鹿死誰手楊張徐故是草昧之雄勝國餘業不中與

學海類編 八 藝圃拾餘 士 文詞

高作僕

予美而後能爲其言而真足追配者獻吉于鱗兩家耳

以五言言之獻吉以氣合于鱗以趣合夫人語趣似

高於氣然須學者自詠自求誰當更合七言律獻吉

求似於句而求專於骨于鱗求似於情而求勝於句

然則無差乎曰噫子鱗秀

余嘗服明卿五七言律謂他人詩多於高處失穩明卿

詩多於穩處減高與于鱗作身後戰場未知鹿死誰

手

家兄讞獄三輔時五言詩刻意老杜深情老句便自旗
鼓中原所未滿者意多於景耳青州而後情景雜出
似不必盡宗矣

每一題到茫然思不相屬幾謂無措沈思久之如瓶水
去窒亂絲抽緒種種縱橫全集卻於此時要下剪裁
手段當割愛勿貪多又如數萬健兒人各自爲一營
非得大將軍方略不能整頓攝服使一軍無譁若爾
朱榮處貼葛榮百萬眾求之詩家誰當爲比
生平閉目搖手不道長慶集如吾吳唐伯虎則尤長慶

李商隱編

八

藝圃類餘

圭

文詞

之下乘也閻秀卿刻其悵悵掩鼻二詩余每見之輒
恨恨悲狀不已詞人云何物是情濃少年輩酷愛情
詩如此情少年那得解友人張伯起詩云而今秋老
春情薄漠漠寒江水自流袁魯望亟爲余稱之伯起
於是時年僅強立其於情故早達此道中項橐甘羅
也今伯起風流如故而魯望已數載異物悲夫
世人厭常喜新之罪夷於貨耳賤目自李何之後繼以
于麟海內鳴其音者多達蒙利慘之厭聽而一七
能爲樂府新聲極強無敵者便謂不經人道語目曰

上乘足使耆宿盡廢不知詩不惟體顧取諸性情何
如耳不惟性情之求而但以新聲取異安知今日不

經人道語不爲異日陳陳之粟乎嗚呼才難豈惟才
難識亦不易作詩道一淺字不得改道一深字又不
得其妙政在不深不淺有憲無憲之間

富謂作詩者初命一題神情不屬便有一種供給應付
之語畏難怯思卽以充役故每不得佳余戲謂河下
與隸須驅遣另換正身能破此一關沈思忽至種種
真相見矣

李商隱編

八

藝圃類餘

古

文詞

閩人家能佔畢而不甚工詩國初林鴻高廷禮唐輩
皆稱能詩號閩南十才子然出楊徐下遠甚無論季
迪其後氣骨峻嶮堪旗鼓中原者僅一鄉善夫耳
其詩雖多摹杜猶是邊徐薛王之亞林尚書貞恆修
福志志善夫云時非天寶地靡拾遺殆無病而呻吟
云至以林武傅汝舟相伯仲又云武與善夫頗爲鄉
論所訾過矣閩人三百年來僅得一善夫詩卽瑕常
友人陳玉叔謂數語卻中善夫之病余謂以入詩品

學海類編

則爲雅譚入傳記則傷厚道玉叔大以爲然林公余早年知己獨此一段不敢傳會此非特爲善夫亦爲七閩文人吐氣也

學海類編 八 藝圃擷餘 王 文詞

學海類編 八

存餘堂詩話

明 盤石山樵朱承爵

古樂府命題俱有主意後之作者直當因其事用其題始得往往借名不求其原則失之矣如劉猛李餘輩賦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乃敘烈女事至於太白名家亦不能免此病鄭樵作樂略敘云然使得其聲則義之同異又不足道樵繆矣彼如鐃歌二十二曲中有朱鷺曲由漢有朱鷺之祥因而爲詩作者必因紀祥瑞始可用朱鷺之曲相和歌三十曲內有東門行乃士有貧行不安其居拔劍將去妻子牽衣畱之願同餔糜不求富貴作者必因士負節氣未伸者始可代婦人語作東門行沮之餘不能盡述各以類推之可也樂府解題一書著之甚詳謝眺詩如暫使下都云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金波麗鵠鵠玉繩低建章如登三山云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皆吞吐日月摘聳星辰之句故李白登華山落鴈峰有云恨不擋謝眺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

學海類編

存餘堂詩話

文詞

學海類編

存餘堂詩話

文詞

詩非苦吟不工信乎古人如孟浩然肩毛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走入酷礪皆苦吟之驗也王建宮詞一百首蜀本所刻者得九又二遺其八近世所傳百首皆備蓋好事者妄以他人詩補之殊爲亂真也中有新麌初放兔初肥白日君王在內稀薄暮千門臨欲鎖紅妝飛騎向前歸黃金捍撥紫檀槽絃索初張調更高盡理昨來新正曲內官簾外送櫻桃此張籍宮詞二首也淚盡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糾倚薰籠坐到明此白樂天後宮詞也閒吹玉殿昭華管醉折黎園縹帶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縷猶封繫臂紗此杜牧之出宮人詩也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瑤階夜月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此牧之七夕詩也寶杖平明秋殿開且將團扇夜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此王昌齡長信秋詞也日晚長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漆鑪欲爇薰衣麝憶得分時不忍燒日映西陵松樹枝下臺相顧一相悲朝來樂府新曲唱著君王自作詞此夢得魏宮二首也近讀

趙與時賓退錄其所拾建遺詩七首則是忽地金輿

向日陂內人接著便相隨卻回龍武軍前過當殿發

開眠鴨池畫作天河刻作牛玉梭金鑷采橋頭每年

宮女穿鍼夜勑賜新恩乞巧樓春來晚困不梳頭嬾

逐君王苑北遊暫向玉花階上坐簸錢贏得兩三籌

彈棋玉指兩參差階局臨虛闌著危先打角頭紅子

落上三金字半邊垂宛轉黃金白炳長青荷葉子畫

鶯鶯把來不是呈新樣欲進微風到御牀供御香方

加減頻水沈山麝每回新內中不許相傳出已被醫

學海類編 八 存餘堂詩話 三 文詞
家寫與人藥童食後進雪漿高殿無風扇小涼每到
日中重掠鬢紋衣騎馬遶宮廊彼又云得之于洪文
敏所錄唐人絕句中文敏所得又不知其何所自也
觀其辭氣要與九十二首爲類前所屬足者每每見
於諸人集中惜今尚缺其一

近世大臣之家往往崇構室宇巧結臺榭以爲他日遊
息宴閒之所以然而宦况悠悠終不獲享其樂是誠可
悲也因記白樂天有詩云試問池臺主多爲將相官
終身不曾到惟展畫圖看乃知樂天之詩真達者之

詞也

天廚禁饌設琢句法有假借格如根非生下土葉不墜
秋風五峰寒不下萬木幾經秋皆以秋對下因尋樵
子徑偶到葛洪家殘春紅葉在終日子規啼皆以紅
對子閒聽一夜雨更對柏巖僧以一對柏住山今十
載明日又遷居以十對遷余謂古人琢句亦或未嘗
用意至此論詩者不幾於鑒乎

張靈字夢晉吳中名士也早歲功名未偶落魄不羈寄
情詩酒閒臨終之前三日作詩云一枚蟬蛻榻當中
學海類編 八 存餘堂詩話 四 文詞
命也難辭付大空垂死尙思元墓麓滿山寒雪一林
松後一日又作詩云彷彿飛魂亂哭聲多情於此轉
多情欲將淚澆心火何日張家再托生二詩可以
想見其風致亦足悲夫

王水部伯安正德閒言事謫閩中過溪覆舟幾危時有
漁人泛溪中拯之上山方徘徊閒適遇一道者自稱
舊識邀至中和堂主人處盤桓數日主人乃僊翁也
臨行作詩送之云十五年前始識荆此來消息最先
聞君將性命輕毫髮誰把綱常重一分寰海已知誇

令德皇天終不喪斯文武夷山下經行處好對清樽

醉夕曉

張師錫老兒詩五十韻摹寫極工中有看嫌經字小不

免是老僧脚輞怕鞦韆不免是老婦

題目詩最難工妙如東坡爲俞康直郎中作所居四詠
中有退圃詩一首云百丈休牽上瀨船一鉤歸釣縮
頭鯿園中草木知無數獨有黃楊厄閨年其於退字
略不發明而休牽上瀨歸釣縮頭黃楊厄閨則曲盡
退字之妙此詠題之三昧也

學海類編

存餘堂詩話

五 文詞

苕溪漁隱評昔賢聽琴阮琵琶箏諸詩云大率一律初
無的句互可移用余謂不然聽琴如昌黎云喧啾百
鳥羣忽見孤鳳凰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
強歐陽文忠公云諷諷驟風雨隆隆隱雷遙無射變
凜冽黃鍾催發生詠歌文王雅怨刺離騷經二典意
淡薄三盤語丁甯東坡云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
折亮以清門前剝啄誰扣門山僧未聞君勿嗔山谷
云孝子流離在中野鶴臣歸來哭亡社空牀思婦感
婦蜎暮年遺老依桑柘自是聽琴詩如曰聽琵琶吾

未之信也聽琵琶如白樂天云大絃嘈嘈如急雨小
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

閒鸞鶯語花底涓涓咽泉流水下灘元微之云月寒

一聲深殿磬驟彈曲破音繁併歐陽公云春風和緩

百鳥語花閒葉底時丁丁王仁裕云寒敲白玉聲何
緩緩逼黃鸝語自嬌自是聽琵琶詩如曰聽琴吾不信
也如山谷聽摘阮云寒蟲催織月籠秋獨鶴叫羣
天拍水楚國羈臣放十年漢宮佳人嫁千里以爲聽
琴似傷於怨以爲聽琵琶則絕無豔氣自是摘阮也

學海類編

存餘堂詩話

六 文詞

歐陽公聽箏云絲蠻巧啭花閒舌嗚咽交流冰下泉
絲蠻之語可移以詠琴乎東坡聽箏云喚取吾家雙
鳳槽遣作三峽孤猿號孤猿號之語可移以詠琵琶
乎自是聽箏也

吳文定公原博詩

格尚渾厚琢句沈著用事果切無漫

然嘲風弄月之語其後入朝詩云天門晴雪映朝
冠步澀頻扶白玉闌爲語後人須把滑正憂高處不
勝寒飢烏隔竹餐應盡駒策當塵踏又殘莫向鄙人
誇瑞兆近郊或恐有袁安其愛君愛國感時念物之

情誇然可掬至如古人隨車縞素灞橋驥背自是閒話頭

詩家評盧仝詩造語命意險怪百出幾不能解余嘗讀其示男抱孫詩中有常語如任汝憐弟妹任汝憐姊舅憐舅非吾親弟妹多老醜殊類古樂府語至如直鉤吟云文王已沒不復生直鉤之道何時行亦自是平直殊不爲怪如喜逢鄭三云他日期君何處好寒流石上一株松亦自是恬澹殊不爲險

吳人黃省曾氏刻劉義詩其跋語云假太原少傅祕閣

學海類編

存餘堂詩話

七 文詞

本校正一十二字始得就梓其用心亦勤矣余承舊藏本古律類分三卷有自問一首云自問彭城子何人接汝顚酒腸寬似海詩膽大於天斷劍徒勞匣枯琴無復絃相逢不多合賴是向林泉今黃本所遺昔陸放翁老學菴筆記嘗載宋太素尚書中酒詩云中

酒事俱妨偷眠就黑房靜嫌鸚鵡鬧渴荔枝香病與懦相續心和夢尙狂猶今改題品不號醉爲鄉放翁以爲非真中酒者不能知此味近浙舉子張傑子興亦有中酒詩云一枕春寒掩翠裘試呼侍女爲扶

頭身如司馬原非病情比江淹不是愁苦隸步兵今作敵故文從事卻成讎淹淹細憶齊來事記得歸時月滿樓余謂比太素更詳切有味

中吳文徵仲寄義興杭道卿有詩云坐消歲月渾無跡老惜交遊苦不齊唐子畏解元詠帽有詩云堪笑滿中皆白髮不欺在上有青天人多傳誦及讀李太師懷麓堂集上元客罷云春回花柳元無跡老向交遊卻有情謝人惠東坡巾云分明木假山前地不媿烏紗須上天其氣味每相似

學海類編

存餘堂詩話

八 文詞

作詩凡一篇之中亦忌用自相矛盾語東坡有日日出東門尋步東城遊城門抱關卒怪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章子厚評之云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也東坡聞之曰吾以尻爲輪以神爲馬何曾上下乎參寥子謂其文過似孫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然終是詩病

李太白鳳凰臺詩昔賢評爲千古絕唱余偶讀宋郭功父詩得其和韻一首云高臺不見鳳凰遊浩浩長江入海流舞罷青娥同去因戰殘白骨尙盈邱風搖落